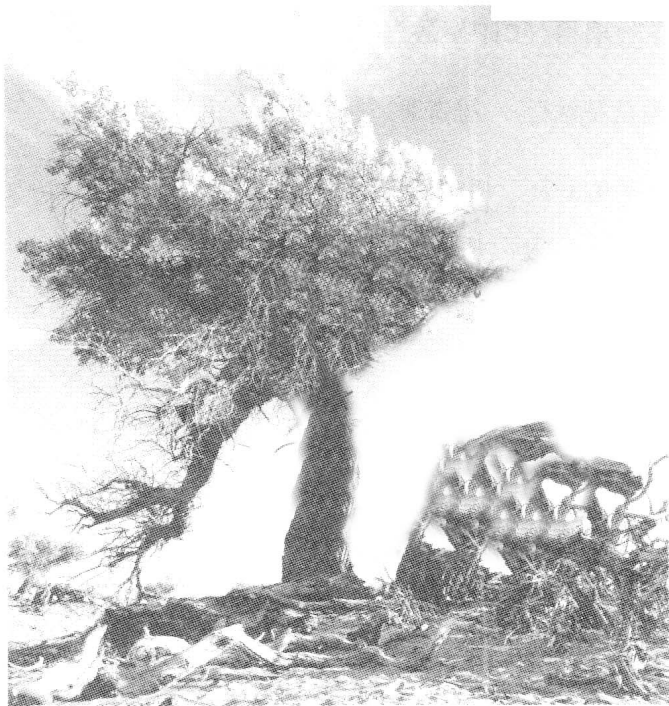




舌着就是修行

雄奇◎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活着就是修行

雄奇◎著

7227
657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活着就是修行 / 雄奇著. — 北京 :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5115-1768-5

I. ①活… II. ①雄…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6056号

书 名: 活着就是修行

作 者: 雄 奇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陈 红

装帧设计: 双子装帧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010) 65369844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30千字

印 张: 8.25

印 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1768-5

定 价: 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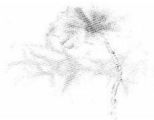
以空白的方式进入感受

以感受的方式进入想象

以想象的方式进入诗歌

以诗歌的方式进入生活

—— 雄 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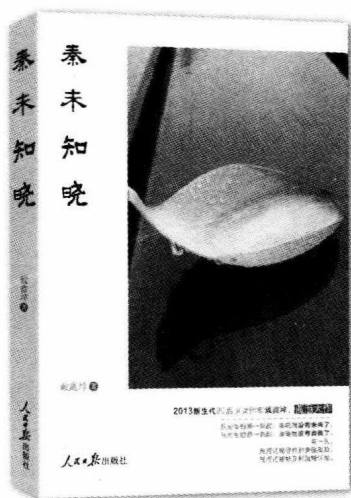


附 页

特别推荐

当与皇室有瓜葛的女子，在为上辈的恩怨不惜牺牲一生之后，最终发现这一切都毫无意义，《秦未知晓》终已晓；当问题高中生在似梦似真、亦古亦今的心灵深处与前世哥哥一段懵懂的情缘凄美落幕，《樱花缘》，终化为无言的樱花雨；当《连枝》中的女儿发现患上绝症的父亲为不让家人伤心而谎说出差，并未拆穿，默默地看着他离去之时，真情灿若明霞，最终女儿与父亲又会如何……

戴鑫坤，15岁女孩，才女心性，笔底有灵。



戴鑫坤 著

2013年5月出版

目 录



序一 敏感之心的修行	7
序二 失物招领	13

辑一 给一千年以后的你

给一千年以后的你	20
爱	25
黄昏恋	29
纪念碑	33
怕你寂寞	35
永恒的诱惑	38
归宿	41



辑二 孩子的世界

孩子的世界	46
迷路的孩子	49
母亲,我要去远方	52
好多好多	55
雪	57
一条金鱼	59

辑三 我的歌

我的歌	64
寂寞之歌	66
漂泊者之歌	68
自强者之歌	71
大海的梦	73
大地的爱	75

辑四 心与身的对话

心与身的对话	79
孤独	81



向往	83
抉择	85
相对绝对	88
如果没有如果	91
为你而生	94
乞丐	97
诗人的世界	99

辑五 百年离愁

百年离愁	104
思念	107
又是一帘梦	109
再别离	112
友人的召唤	115
七色花	118

辑六 过往的美丽

过往的美丽	122
走向春天	124
八月星辰	127



落叶的悲壮	129
晚秋	131
春光无情化霜雪	134
往事不如烟	136

辑七 爱的延续

爱的延续	140
又一个夏季	142
冬的旋律	145
春的启示	148
五月的蔷薇	151
诗人和春天	154

辑八 夜的思念

夜的思念	158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	160
午夜暗恋	163
夜的变奏曲	166
黎明前的憧憬	169
黎明交响乐	172



辑九 往昔的召唤

往昔的召唤	178
忆的丰碑	181
听课随想	183
老书桌的故事	186
青春期	190
写在留言册上的	193

辑十 看看蓝天吧

看看蓝天吧	198
白云	201
树	203
绿叶浮想	206
以你为邻	209
因为不够	211

辑十一 活着就是修行

活着，就是修行	216
我的上帝	219



求卜	221
禅曰：什么也不是	225
你并不是一个神话	227
世俗	231
灵应桥	234
积这积那	239
天下素食	242
后记 找回自己	247
附录 年少依稀在眼前	251



序 一

敏感之心的修行

李小雨

雄奇从少年时就开始了写诗之旅，一直在做诗歌的梦，他独自摸向一个诗歌的世界，像深潜的鱼，与喧嚣、浮躁无关。

他的诗至今童心未泯，较好保存了他从童年的唯美梦幻到青春期的精神漂泊、爱情的体验、回味，直到对人生、命运和世界的默察、感悟。

四季的转换、自然的变化、黑夜和黎明的交叉等等，这些词在他的心中被他磨励得相当光滑、敏感，有着很高的灵敏度和心灵感应。

与诗相遇并结缘，是人生的传奇之一。诗歌光芒四射，但也蕴含着锋利，像精神的剃须刀不停地把长出的黑暗削掉。诗歌对我们这个诗乐之邦来说，相当于准宗教。

诗人雄奇洞悉自己就是为诗而生。打那时辰起 / 我已经厌倦 / 不知是命运的安排 / 还是邂逅——诗呵！ // 你一阵阵馨人肺腑的声息 / 吹到我身上 / 哦，纵使勾去了我的灵魂 / 就请留下这尊身躯 / 那从我脸颊滚出的 / 心头涌出的 / 干涸的双眸迸出的 / 不



都是你吗？// 我又恰似你的影子 / 唾手可得的 / 为何叫我苦苦地 / 把你追寻到天涯海角。// 不， / 我不会哭泣 / 不会气馁 / 我为你而生 / 纵然一切将我抛弃 / 你却始终藏在我心里（雄奇：《为你而生》）。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对诗神有着圣徒般圣洁崇拜的情结。这种感情，是人生高雅、纯粹的见证。在诗歌高潮的80年代，曾经有不少像雄奇这样的“朝圣者”，但到现在早已寥若晨星了。当初翘首像等候黎明通知书一样等候诗歌荣光的那些诗作者有的或已成名，有的烟消云散，有的走向极端比俗人还要俗上百倍，仿若一场游戏，一场梦。

因此，在今天仍然痴心不改的人，值得珍视。他注定是沉默的甚至是漂泊的，没有交椅可占据。

他独自探索、领悟着那个属于诗人的世界。我庆幸 / 造物主给予了我 / 诗人的魂魄 / 但我却无法忍受世间 / 风沙的侵蚀 / 一次次的破坏、毁灭 / 纠缠了我奔腾的 / 诗人所具有的思绪 / 哦，我的心 / 就将随着那身外嘶哑的笑声 / 流失在广袤的尘埃之间 // 只有在这静静的夜空 / 一颗颗星闪 / 那世间万物唱起一支 / 美妙的、你为我而设的歌时 / 我的心才在她自己的纬度 / 独自享有你的 / 爱怜与抚慰（雄奇：《诗人的世界》）。

读到这样的诗句，关于诗歌的情结顿然冰释，心灵如释重负。这就是一种透，灵魂感光。心怀万物最终也将消失于尘埃。诗



人与诗与诗坛的关系，只属于一个人心灵的、精神性的歌唱。这种感应、发现不需要声张、宣扬，只需要转化为诗歌的自体。就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进入的那个世界，才是佛才是诗人。

因此，活着就是修行，就是诗歌之脉的延续。有人活着是为了作恶、花言巧语地掠夺，而诗人活着则是灵魂如星宿闪耀。

这是一种信仰，没有诗人能靠着信仰获取暴利、暴力。

诗歌是永恒的，作为人类最古老的、精神王冠上的明珠，她超越时空，具有无限时空、永恒的诱惑，亘古如太阳让诗人成长。死亡，不曾有过记忆 / 却以一种光芒 / 另一种来自遥远天国的歌谣 / 吹散积云的浓厚、负重 / 解开智慧的缆 / 驶向另一个智慧永恒的港湾（雄奇：《永恒的诱惑》）。

既然修行，就必有皈依之路、归宿感。我们 / 在海上 / 航行 / 大地 / 是我们的 / 归宿 // 脚下汗渍 / 的泡沫 / 积蓄的 / 深深的 / 足迹里 / 浮起的 / 是落叶 / 飘进蓝天（雄奇：《归宿》）。大海是河流的归宿，大地却是航行的归宿，而行者足迹里的落叶的归宿则是蓝天。这首短诗的最后就是精神从大地到天空的双栖双宿，涵盖的天地很大。

人人都曾经是《迷路的孩子》：去吧，孩子 / 山花自盛开时或许就早已衰亡 / 这世界不再会滴淌着 / 鲜红的一月、二月…… / 为了兑现前世那一个 / 没有结局的春天 / 任目光去引燃 / 另一



串三月、四月……/或许，更多的传说/你走入你的童话/风，轻轻掀起八月的狂想/这，是蒲公英开放的季节……/在春的谎言被改编成歌谣的地方/忘掉那被风化过的记忆吧。

不从童话开始的民族是诞生就衰老了，也无从神话可言。而童话就是诗歌最初的阶段——童谣。听见童谣的儿童有福了。在历史上每一首童谣都有可能引发王朝的兴衰、灭亡、诞生。没有民族比汉人更重视童谣的历史作用的了。

诗歌的花园爱情最芬芳，雄奇的情诗也同样有广袤的时空感，达到一种超越。《给一千年以后的你》：一百年太短/就把我的爱窖藏/一千年/甚至更长/还有我的诗/——我唯一可以留给你的。他的离愁别绪也是以百年计算的。

诗行像刻在纪念碑上一样，诗使时令的稿纸变成不朽的碑石。雄奇的诗多次出现碑的意象，也是时间漫长的必然心理反应。用不朽的石头/代替/倒下的身躯/高高站立//让不屈的头颅/在那一刻/昂起/永不垂落。

诗歌最忌卑微、萎缩得陈芝麻烂谷子的琐碎、腐朽，同时也忌讳大而无当。雄奇能在一种超然中修行，并避免空洞、枯燥，情感丰沛，满怀真情深意。他心中有故乡，去远方也心系母亲，殷殷相告，《母亲，我要去远方》：“自从我离开我的母亲/我就时常梦见我的故乡/我梦中的故乡啊/我要去远方”。



他的诗歌也不缺乏细节化的传神，比如脚印里的落叶。落叶是悲壮的，雪化在书扉、掌心、金鱼的薄衣若蝉等等，非常传神、细腻。在流星一闪即逝中，他能捕捉到它《过往的美丽》：我更深深地眷恋 / 那用生命 / 划亮的 / 每一段 / 过往的美丽。

但他的心灵有一段时间明显处在一种身心的纠葛之中，在理想和现实中抉择，人总是矛盾的。但他“学会了和大地同样的语言”，他时刻在修行中远行，脚下的土壤是坚实的。

人生在结构与解构中反复运行，重负与解负中平衡。诗意有时也是一种禅意、大道之行。

季节的更替，引发诗人无限情感。这敏感的心隶属于诗歌的灵敏，在意黑暗的降临与黎明的升起。每一个诗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象征。一个黑夜可能就是一次历险，孤筏重洋驶向语言的陡坡、情感的偏峰。而黎明则是圣洁的光明缔造源。

春天来了，诗人毅然地走向春天，仿若读一本启示录。让风的利剑 / 再度裁剪 / 扼住雷 / 扼住闪电 / 从岁月的深处 / 打捞起 / 那串失落的音符 // 让彼此泯灭的目光 / 就在春天复燃（雄奇：《春的启示》）。

最终刻意追求的诗人身份也终将化解成空，“你到底是谁？”雄奇借禅机告之：“或许，你根本就不是谁 / 甚至，也不是你自己 / 如果非要说你是谁 / 禅曰：什么也不是”（雄奇：《禅曰：

什么也不是》)。当人在意自己的身份、角色，抱得何等紧，显得多么荒诞。有人积恶积凶，而人生的境界就是积善，善也是一个诗人应该抵达的境界。善是万物合一，众生平等。屠杀动物，也是对生命的冒犯。

雄奇追求的诗歌是曲高和众。他的歌是这样的：“那叫的 / 最响的 / 不是 / 我的歌 // 我的歌 / 在每一个角落 / 和人们一起 / 歌唱”。

2013年4月

写于北京